

宋文才者眉州彭山縣人也。文才初與鄉里數人遊峨眉山，已及絕頂，偶遺其所齋巾履。步求之，去伴稍遠，見一老人引之，徐行皆廣陌平原，奇花珍木，數百步乃到宮闕。玉砌瓊堂，雲樓霞閣，非人世所親。老人引登珠臺，

顧望群峯，基列於地，有道士奕棊，青童採藥，清渠瀨石，靈鶴翔空。文才驚駭，問老人曰：「此為何處也？」答曰：「名山小洞，有三十六天，此峨眉洞天，真仙所居。第二十三天也。揖坐之際，有人連呼文才之名。老人曰：「同侶相求，不可久住。他年復來可也。」命侍童引至門外，與同侶相見，迴顧失仙宮所在。同侶曰：「相失已半月矣。每日來求，今日乃得相見。」兩文才具述所遇之異焉。

劉景

彭城劉景，因遊金華山，尋真訪道，行及山半，覺景物異常。山川秀茂，見崇門高閣，勢出雲表。入門左右，池沼澄澈，嘉樹垂條，蒸布行列，披蔓柔弱，其實如梨。馨香觸鼻，景願望無人，因擬擬其實於懷袖中，未暇嚼食，俄有獅子

數箇，馳出吠之，競欲搏噬。景乃蒼惶，支吾四顧，無瓦石可投，探懷中所攜之果，以擲之。果盡而犬亦去也。迴顧前之宮宇，但林谷榛莽而已。時僧休與劉友善，嘗語其事跡者也。神仙感遇傳卷之一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道教學術資訊網站

神仙感遇傳卷之二

廣成 先生杜光庭 纂

達球

達球，字伯堅，北海人也。晉太始中，入貝丘西玉女山中，伐木忽異，異香球迎風尋之。此山廓然，自開宮殿，盤鬱樓臺，博殿球入門，覩之見五株玉樹，復稍前有四仙女，彈棊於堂上。見球俱驚起，謂曰：「達君何故得來？」球曰：「尋香而至，言訖復彈棊如初。」有一小者，登樓彈琴，戲曰：「元暉何謂獨昇樓球於樹？」立飢以舌紙葉上，垂露俄有一女，乘鶴而至，曰：「玉華汝等何故有此俗人？」王母即令王方平按行諸仙室，可今速去。球懼出門，迴顧忽然不見。及還家，已是建平中矣。舊居閤舍皆為墟，墓因復周遊名山，訪道不返。

王可交

王可交者，蘇州崑山人也。本農畝之夫，素不知道年數，歲服有五色光起，夜則愈甚，冥室之中可以鑿物。或人謂其所親曰：「此疾也。」尤盡即喪其目矣。父母愚，召庸醫以灸之光，乃

絕矣咸通十年十一月可交自市還家於河上見大舫一艘給以金綵飾以珠翠張樂而游可交立而視之舫艤于岸中有一青童引之登舫見十餘人裝冠羽服衣文斑駁雲霞山水之狀各執樂器一人唱言曰王三叔欲與汝相見亦不知何許人也傍一人言曰好仙骨為大所損未可與酒但不食十年方可得道耳以粟子一枚與之今食可交食一半留一半在手中途奏樂飲酒童子復引之上岸忽如夢中足才及地已墮於天台山瀑布巖下頃刻之間水陸千里台州刺史袁從疑其詐妄移牒驗其鄉里自失可交之日泊到天台之時已二十日矣可交自此不食顏狀鮮瑩袁公以羽褐授之使居紫極宮越州廉察御史大夫王諷奏曰始以神遊天上之蕭韶一曲俄如夢覺人間之甲子三旬雖云十載為期終恐一朝飛去詔曰神仙之跡具載縑緗靈異可稱忽詳聽鑿定非凡骨況在名山今古不殊達流何遠委本道切加安恤遂其棲隱於是任其遊息數年猶在江表間

陳簡

陳簡者婺州金華縣小吏也且入縣未啓關躊躇以候忽逢道流其行甚迅簡不覺隨之行三五里所及一宮觀殿宇森竦旁倚水山引之一寔室內有几案筆墨之屬以黃素書一卷紙十餘幅授之曰以汝有書性為我書之發標視之皆古篆文簡素不識篆字亦未嘗攻學心甚難之道流已去無推讓之所試按本書之甚易半日已畢道流以一杯湯與之曰此金華神液不可妄得飲之者壽無限窮味甚甘美因勞謝而遣之曰世難即復來此金華洞天也出門恍如夢覺已三日矣還家習篆書適勁異常而不復飲食太守解梓方將受錄頗異其事以為神仙嘉應判縣狀曰方傳秘錄有此嘉祥既彰悟道之階允叶登真之光尋復入金華山去亦時還郡中

邵圖

邵圖者餘姚人也以孝廉擢第任江東亂曹連復軍邑晚歲悟道受符籙備簪褐於天台謝君方易名曰正圖奉師之道逾於其親居四明山下葉天師舊址其弟德溫深於儒學而未達玄理圖與四明晉紹山文及善以兄弟事晉十餘年未嘗往來忽一旦理策登山訪晉寫於中道遇三道流携篋擬疏偶遇道者謂圖曰山側將有干戈江湖亂離五穀翔貴不可居矣子既棲心於道當可速遊以避地圖視其篋中皆芝菌藥苗輩亦不敢為請言罷登山同行者訝其後至乃徐詰所遇山之峭嶮號大蘭羊額才通鳥徑攀緣一道以絕他路圖與三人相值同行皆無見者是夕宿晉之廬長暈明圖復還所居與善友者高譚通夕味爽聞圖衣紙道衣乘簡長跪而化所著書冊衣物一一條疏封於其前發緘視之則頌遺舊親交友靡不周悉弟拘於儒禮哭之慟良久復蘇語曰吾得道耳非死也何哀慟如此為言訖奄然復化是歲漸有兵戈自此中原多壘遠近饑饉率如其言矣圖乘版跪化弟云坐化非儒家之事伸其足而瘞之書之者痛其拘於俗而不達於道也

吳磻

吳璠者別業在湖州下山下其側有堆阜高三四丈圍數步巨石欹斜以蓋其頂璠偶率人力以長繩挽之石忽傾側其下有石穴深而甚明使一人夫絕繩而下見穴中甕十餘行列兩壁下滿中有水如血色又有諸小器

血若銅非銅若金非金皆有光耀其鍍鏤精巧若非人工洞穴漸深驚懼而出取器之最^大小者欲示於外及出穴亦失所在乃以石覆之其後有人於側近林中得一銅甕可受六七斗亦滿中亦水傾棄溪中數日溪水皆赤又有老母拾得文石光彩可翫偶墜火中則異香之氣聞於遠近知其非常因收而寶之每投火中異香亦如舊華竟亡去時有里人得識云下山下有無價香長生藥即老母文石之香吳璠十甕之水符其識矣

王生

王生者嘗遊湖州烏程過金子山下過石門大開遂由其中居第梯比閭井幕布名花異木迨非人世其居人皆霞冠羽衣風貌高古若神仙焉王生周覽勝異頗有寓居之思賦

詩而出復徃尋之金子山前但見巨石峭崿無復仙境矣

金庭客

金庭客咸通中自剡溪金庭路由林嶺間將抵明州行二三十里忽迷夫舊路忽忽而行日已將暮莫知棲息之所因遇一道士荷鋤明津焉道士曰此去人家稍遠無寓宿之所不嫌弊陋宿於吾廬可也引及其家則林徑幽邃山谷冲寂既憩廡下久之烹野蔬藥苗食之頃有扣其門者童子報云隱雲觀請來日齋洎晚道士去約童子曰吾祇奉客客因問隱雲觀置來幾年去此觀近遠答曰自古有此觀去此五百里常隱雲中世人不見故以為名客驚曰五百里甚遠專師何時當還答曰專師往來亦頃刻耳俄而道士復歸欲留客久住客方有鄉關之念懇辭而出乃遣童子示其舊路行三二里失向來所在及問歲月已三四年矣尋即復徃再訪蹤無追其處所矣

費玄真

費玄真者成都雙流縣興唐觀道士也大中末有道士自稱吳子來止觀中淹留歲餘養氣絕粒時亦飲酒其為志也汎然自適無所營為忽謂玄真曰吾欲為師寫真可乎玄真笑曰夫欲寫真先須自寫吳子如其言引鏡濡毫自寫其貌下筆惟肖頃刻而畢復自為讚兼詩二章留遺玄真為讚及詩未嘗抒思讚曰不材吳子知命任其志尚玄素心樂清貧涉歷群山怡然一身學未明道形惟保神山水為家形影為隣布裘草帶鹿冠紗巾餌松飲泉經蜀過秦大道杳冥吾師何人曷思下土思彼上賓曠然無已罔象惟親詩曰終日草堂間清風常往還耳無塵事擾心有觀雲閣對酒惟思月餐松不歇山時時吟內景自合駐童顏又曰此生此物當生涯白石青松便是家對月臥雲如野鹿時時買酒醉煙霞又云寂爾孤遊愴然獨立飲木蘭之墜露衣鳥獸之落毛不求利於人間絕賣名於天下此山居之道士也題罷振衣理策而去莫知所在焉

白椿夫

白椿夫字永年湖南衡嶽人也少有高趣習神仙之道三元八節以詣嶽中諸觀助焚修朝謁之禮問玄經參真之義頗為高尚所歎異至於負薪汲水勤苦尋師不以爲替因得丹書飛步繳邪之術修之二十年由是濟俗救民懲妖祛疾賴其力者衆矣巢寇犯關大駕西巡海內干戈紀綱凌紊家穢暴者所在自樹置不遵法度師必約正道以戒之從教者多矣時境內有豪帥亡其姓名嘗爲其子娶婦吉日之前一晨忽有一少年騎從十餘輩不知所從來俚造其廳事其語詭之曰我先欲媾其氏女汝何爲奪之衆雖驚駭莫敢酬對因使其徒取繡絳羔鴈青錢束帛備物之數以還之而欲迫其女衆疑其鬼物也豪帥無以拒之遲遲足者走百餘里召師詰明師將至年少初無懼色良久自謂曰白尊師果來矣乃泣然流涕跳躍上屋號呼數聲而滅所致之物皆在師散之以遺貧病者師顯以逆順之理論豪帥豪帥知非乃收擇僅

聚祛解兵衛復爲編民廉使州將嘉其事湘衡間賢不肖者皆美師之德仰師之教焉一日有樵人扣戶曰西峯巖中有仙人會話師可達之師疑其山木之妖也熟視其目睛以辨邪正方攝衣將行樵者曰師功行已著係藉仙簡何邪之敢干然毫釐之差勿爲恨也言畢由他徑去師策杖尋之至即暝矣但見崖壁有光因熟視之有詩焉翰墨猶濕其詞曰清秋無所事乘露出遠天憑仗樵人語相期白永年讀訖即空壁無字光亦止矣。

李頰

黔南節度李頰在鎮之日管內有安居山巨崖臨水高數百尺上有靈洞鄉里不知其名常有神仙居之欲瞻禮者乘舟其下扣舷久之即有雲氣異香之應鄉人上陳李公命道士泛巨舟備齋醮虔索有真仙數十人累累而集於崖頂以觀聽法事者三四日尚見至今若祈請者往往見之也。

李班

李班者符秦時人頗好道術常於衡園縣西

南遊川穴山其山冬夏常出水望之如練時有瓜葉流出班入穴尋之可行三百餘步廓然有明中有宮宇牀榻經書几案有二人鬢髮皓白對坐牀上進前拜之頰曰卿可還無宜久駐遂辭出至穴口有瓜數枚欲取食之已化爲石尋故道還家家人云班去來已四十年矣。

裴沉從伯

裴沉仕爲同州司馬云其再從伯自洛往鄭州日晚道左聞人呻吟下馬披蒿萊尋之見一病鶴垂翼俛味翅上瘡壞無毛異其有聲惻然哀之忽有白衣老人曳杖而至謂曰郎君年少宜解哀此鶴耶若得人血一塗必能飛矣裴頗知道性甚高逸遂曰某請刺此臂血不難老人曰君此志甚佳然須三世人是唐已數百歲隱之謁焉留宿及夜當呼其女曰可將下弦月子來其女帖月於壁上如片紙耳唐起祝之曰今夕有客可賜光明言訖一室之內朗然若張燭矣見壺史。

廬山人

盧山人寶曆中往往於白波南草市販燒摸石灰人見之累年多有奇跡賈人趙元卿好事將隨之遊乃頻市其所貨設瓜茗訪其利息之術盧亦覺其意謂曰觀子之意不在所市何所爲耶趙曰竊知長者埋形隱德洞過

著龜願乞一言耳盧笑曰今日且驗主人午

時有非常之禍當有人非意相干須戒妻子

勿輕應對閉門眈水避之只可費三貫四百

錢耳無大害也不然禍甚君可但爲我語之

趙時在張家停具以此語告張張素知盧神

異乃閉門伺之欲午果匠餅者負囊而至如

盧所言之狀叩門求糴怒其不應足其門詎

之觀者甚衆張與其妻子出後門避之及午

其人乃去行數步忽蹶倒而死良久其人妻

至號呼見官官不能平衆人具言張閉戶迴

避之狀官曰張固無罪但今爲備瘞埋之具

其人妻亦喜因爲具之正當三千四百文爾

由是人爭趨之如市盧不耐之竟亦避去嘗

謂趙曰世間刺客隱形者不少避者得隱形

者亦不少避者二十年可易形名又二十年

名列地仙所言率多奇怪趙云盧生狀貌老
少不常亦不見其飲食又嘗於復州市與數
人行遇六七人盛服帶酒盧叱之曰汝輩所
爲不懷性命無幾六七人羅拜塵中曰不敢
不敢同行者訝之盧曰此蓋是劫江賊也其
異如此蓋得道隱仙之流也

權同休友人

權同休元和中舉進一年先進海湖間遇病

貧窘有村夫傭雇已一年矣秀才疾中思甘

豆湯令其市甘草雇者但具湯火充不爲市

疑其怠惰而未暇詰之忽見折小樹枝盈握

搓之近火已成甘草又取蘆沙投之爲豆湯

誠與真無異秀才大異之疾稍愈謂雇者曰

余貧疾多時既愈將他適欲市少酒肉會村

中父老丐少路糧無以辦之雇者遂乃斫一

枯桑樹成數筐卷六扎聚於盤上以水灑之悉成

牛肉汲水數餅爲酒會村中父老皆至醉飽

獲束縑三十縑秀才方慙謝雇者曰其驕遇

道者過亦甚矣今請爲僕役以師事高雇者

曰余少有失請爲傭賤合役於秀才自有限

日勿請變常庶卒某事秀才雖諾之母所呼
指常感感不安雇者乃辭去因爲說修短窮
達之數且言萬物無不可化者唯淤泥中米
筋及髮類藥力不能化因去不知所之
神仙感遇傳卷之二